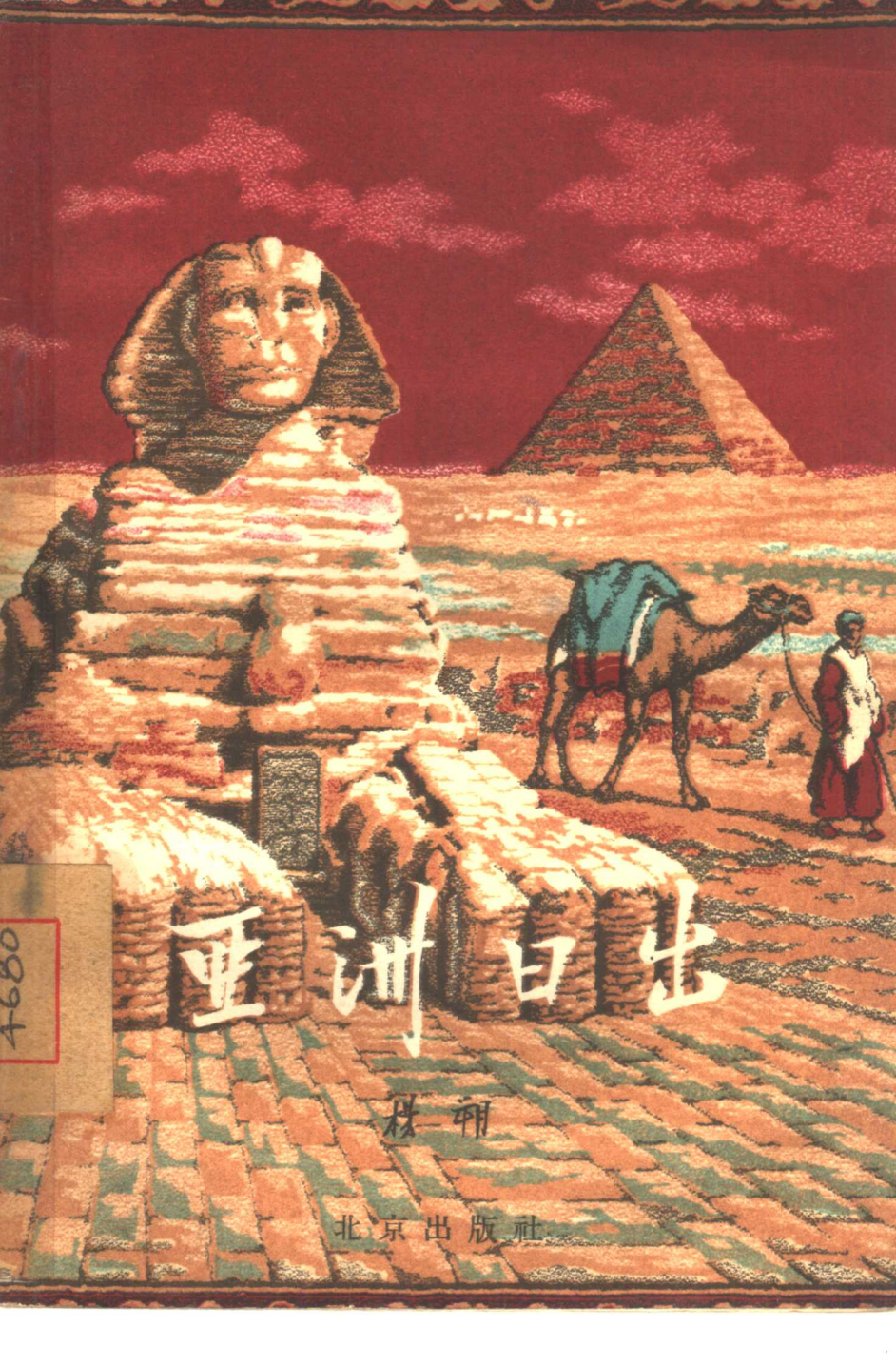




4680

亚洲日出

楼 朔

北京出版社

亞 洲 日 出

楊 朔 著

北 京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內 容 提 要

这是作者近年来的散文选集，这些散文感情深厚、風格清新。这个集子里包括了作者在訪問埃及和印度后所写的一些抒情散文，以及作者对北京景物和新人物的热情贊頌。

亞 洲 日 出

楊 朔 著

北京出版社出版（北京東單藏經胡同3号）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95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开本 787×1092 1/32·印張·3·字數 52,000

1957年12月第1版 195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3 000册

統一書号：10071·203

定价：(6)0.28元

統一書號：10071·203

定 价：0.28 元

目 录

埃及灯	1
金字塔夜月	5
亚洲日出	10
阿拉伯沙漠里的玫瑰	16
纳赛尔绣像	22
阿拉伯的夜	27
印度情思	32
百花时节	42
“铁流”的故事	45
六年	50
香山红叶	54
十月北京城	58
王稼小记	64
百花山	69
晚凉天	80

埃 及 灯

我从火一样燃燒着的游行队伍里走出来，渾身發躁，胸口跳得厉害。迎面起了風，一陣落叶扑到我的身上。我仰起头一望：街道兩旁的树木都黃了，太陽光一映，显出一片透明的金色——多美啊，北京的初冬。

剛才在埃及大使館前的情景还牢牢鑄在我的心上。人，怎么說好呢，真像是山，像是海，一眼望不見边。只望見飞舞的紙旗，只听見激昂的喊声，那喊声紧紧抱住出現在大使館前的埃及外交人員。有一处揚起歌声，到处立时騰起慷慨的壯歌，于是人們擁抱着，滿臉流着縱橫的热泪。我懂得这种眼泪，这是一个民族的英雄行动所激起的中国人民最高贵的感情。怀着这种感情，我們什么都願意拿出来，什么都願意做，只要为的是埃及人民的自由。

走回家来，累是有点累，我的感情里还是翻騰着狂風暴雨，不知不觉走到玻璃書櫥前，不轉眼地望着里面摆的一盞小灯。这盞灯是平平常常的洋鉄做的，半尺来高，四面鼓起来，鑲着玻璃，玻璃上塗着紅綠顏色。灯是灵巧、好看，可是过去也無非像別的小紀念品一样，我爱惜它，但也并不特別爱惜它。看見灯，我的腦子里常常要閃出个人影来。

事情相隔有好几年了，那时候我到羅馬尼亞去参加一个

国际性的大会，碰見了許多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宾客，都住在一家大旅館里。有一天晚飯后，我在客厅里閑坐，望着壁上挂的喀尔巴阡山風景画，一位臉色淡黑的人走到我跟前，拿指头一点我問：“中国？”

我笑着站起来，沒等开口，又有好几位陌生的朋友圍上来，当中有位妇女特別惹眼。她約摸三十岁左右，高身段，戴着墨鏡，耳朵上搖着兩只金色大耳环，怪好看的。

臉色淡黑的人說：“允許我介紹一下吧，这是我們埃及的代表，非常著名的舞蹈家。”

那女舞蹈家握住我的手，忽然說：“你等一等，”一轉身上楼去了。去了不久又回来，手里拿着頂像我們維吾尔族戴的那樣漂亮的小帽，中指上挂着盞小玻璃灯。

她把小帽替我戴到头上，左右端量着說：“簡直像我們埃及人一样好看呢。”接着又把那盞灯遞給了我。

我細細看着那盞精巧的小灯，想起“天方夜談”里的故事，不觉笑着說：“也許这就是‘神灯’吧？”

那女舞蹈家挺开朗地笑起来：“这是埃及灯，不是神灯。你插上枝燭，夜晚点着，可以照着亮走遍全埃及，不会迷路。”

我說：“好，好，有了这盞灯，我該可以照着亮走遍全中国了。”

女舞蹈家紧搖着大耳环說：“用不着，你們的路已經是亮的了——慢着，你能送我点东西么？”

我寻思送她点什么礼物好，女舞蹈家接着又說：“我想要的也只是眼前的东西，最好能給我点中国烟。你們的烟实在

香，抽着，能够引人深思，想到很远很远的将来。”

偏偏我帶的烟并不多，好歹搜寻出一小鉄盒，想送她，可是不知怎的，一連几天，我在餐厅找她，在客厅等她，总不見她那健美的身影。到后来，大会結束，各方面来的客人开始紛紛走了，那盒烟还白白帶在我的身边，送不出去。我有点惆悵：看样子她早离开这里，回到她那古老而迷人的祖国去了。那个国家，当时在我的心目中，仿佛到处是詩，是情愛，是說不完的神奇的故事。

那天中午，我从画館看画回来，看見旅館門前停着輛汽車，侍者正往車上裝行李。一進門，兩只金色的大耳環恰巧迎面搖过来。

我又惊又喜，迎上去說：“啊！你还没走啊。”

女舞蹈家說：“我这就要走了。这几天，我身体不大舒服，也沒向你告别。”

她的臉色果然有点蒼白，說話的声調懶懶的。我問她害的什么病，她淡淡地一笑，用开玩笑的口气說：“也許是思乡病吧，誰知道呢。”

我急忙說：“請你等一等，”便跑上楼去，拿下那盒烟送給她。礼物太薄，实在拿不出手去，我觉得有点难为情。

那女舞蹈家却露出明亮的喜色，紧握着我的手說：“謝謝你，太謝謝你。礼物不在多少，是个情意。我們要永远互相記着。將來有一天，我盼望你能到埃及来。”

我說：“能来的时候我一定来。”

她說：“該来的时候你就来吧。来了，別忘記告訴我，我給你講‘天方夜談’，还要講埃及的新故事給你听。”

海角天涯，一別就是好幾年，我們彼此再也沒有消息。想寫信也沒法寫。說起來遺憾，我竟不知道她的姓名，她呢，也從來沒問起我的名姓。可是每逢我站到玻璃櫥前，望見那盞燈，我的神思一晃，就會出現個幻影：在那茫茫的埃及原野上，風沙黑夜，一個婦女搖着金色大耳環，提着小玻璃燈，衝着黎明往前走。……

今天，我凝視着那盞燈，我的眼前又出現那個幻影，但是我看見的那對大耳環不是孤零零的，而是夾在奔跑着的人流里边；每人拿的也不是一盞小燈，而是千千万萬支閃亮的火把。我仿佛聽見那女舞蹈家在對着我喊：“來吧！你該來啦！”

我要去，我實在想去。只要埃及人民需要的話，我一定要作為一名志願軍，到你們那正燃燒着自由的國土上去。我不想去聽奇妙的故事，我願意把我的生命化做一枝小小的蠟燭，插在埃及燈上，只要能發出螢火蟲尾巴那麼點大的光亮，照亮你們比金子還要可貴的心，就算盡了我應盡的友情。

親愛的朋友，讓我們先說一聲：埃及見！

金 字 塔 夜 月

听埃及朋友說，金字塔的夜月，朦朦朧朧的，仿佛是富有幻想的夢境。我去，却不是为的寻夢，倒想亲自多摸摸这个民族的活生生的历史。

白天里，游客多，趣味也杂。有人喜欢騎上备着花鞍子的阿拉伯駱駝，繞着金字塔和人面獅身的司芬克斯大石像轉一轉；也有人願意花費几个錢，看那矯健的埃及人能不出十分鐘嗖嗖爬上爬下四百五十呎高的金字塔。这种种風光，熱鬧自然熱鬧，但总不及夜晚的金字塔来得迷人。

我去的那晚上，乍一到，未免不巧，黑沉沉的，竟不見月亮的消息。金字塔仿佛溶化了似的，溶到又深又濃的夜色里去，临到跟前才能看清輪廓。塔身全是一廂多長的大石头壘起来的。順着石头爬上几層，远远眺望着灯火点点的开罗夜市，不觉引起我一种茫茫的情思。白天我也曾采过，还鑽进塔里，順着一条石廊往上爬，直鑽进半腰的塔心里去，那兒就是当年放埃及王“法老”石棺的所在。空棺犹存，却早已殘缺不堪。今夜我攀上金字塔，細細撫摸那沾着古埃及人民汗漬的大石头，不能不从內心發出連連的惊嘆。試想想，五千多年前，埃及人民究竟用什么鬼斧神工，創造出这样一座古今奇迹？我一时觉得：金字塔里藏的不是什么“法老”的石

棺，却是埃及人民無限惊人的智慧；金字塔也不是什么“法老”的陵墓，却是这个民族精神的化身。

晚風从沙漠深处吹来，微微有点凉。幸好金字塔前有座幽靜的花园，露天摆着些干净座位，卖茶卖水。我约会几位同去的朋友进去叫了几杯土耳其热咖啡，喝着，一面談心。灯影里，照見四处散立着好几尊石像。我湊到一尊跟前細瞅了瞅，古色古香的，猜想是古帝王的刻像，便撫着石像的肩膀笑問道：“你多大年紀啦？”

那位埃及朋友从一旁笑应道：“三千岁啦。”

我又撫摸着另一尊石像問：“你呢？”

埃及朋友說：“我还年青，才一千岁。”

我笑起来：“好啊，你們这把年紀，好歹都可以算做埃及历史的見証人。”

埃及朋友說：“要論見証人，首先該推司芬克斯先生，五千年了，什么沒經歷过？”

旁边傳來一陣放浪的笑声。这时我們才留意到在一所玻璃房子里坐着几个白种人，正圍着桌子喝酒，張牙舞爪的，都有点醉意。

埃及朋友故意干咳兩声，悄悄对我說：“都是些美国商人。”

我問道：“做什么买卖的？”

埃及朋友一癟嘴說：“左右不过是販卖原子彈的！”

我不覺想起苏联剧作家索弗朗諾夫慣說的笑話。有人用原子彈造了缸酒，拿給人喝。英国人一沾唇，一声爆炸，忽地不見影了。美国人才喝一口，立刻化成塊煤。輪到苏联

人，他喝了口，啞啞嘴，然後搖搖頭說：“哎，慘了冷水啦。”

于是我問道：“你們說原子彈能不能毀了金字塔？”

同游的日本朋友吃過原子彈的虧，應道：“怎麼不能？一下子什麼都完了。”

話剛說到這兒，有人喊：“月亮上來了。”

好大的一輪，顏色不紅不黃的，可惜缺了點邊兒，不知幾時從天邊爬出來。我們就去踏月。

月亮一露面，滿天的星星驚散了。遠近幾座金字塔都從夜色里透出來，背襯著暗藍色的天空，顯得又莊嚴，又平靜。往遠處一望那利比亞沙漠，籠著月色，霧茫茫的，好靜啊，聽不見一星半點動靜，只有三兩點夜火，隱隱約約閃著亮光。一恍惚，我覺得自己好像走進埃及遠古的歷史里去，眼前正是一片世紀前的荒漠。

而那個凝視著埃及歷史的司芬克斯正臥在我的面前。月亮地里，這個一百八十多呎長的人面獅身大物件顯得那麼安靜，又那麼馴熟。都說，它臉上的表情特別神秘，永遠是個猜不透的謎。天荒地老，它究竟藏著什麼難言的心事呢？

背後忽然有人輕輕問：“你看什麼啊？”

我一回頭，發現有兩個埃及人，不知幾時來到我的身邊。一個年紀很老了，拖著件花袍子；另一個又黑又胖，兩只眼睛閃著綠火，緊端量我。一辨清我的眉目，黑胖子趕緊說：“是周恩來的人么？看吧，看吧。我們都是看守，怕晚間有人破壞。”

拖花袍子的老看守也接口輕輕說：“你別多心，是得防備有人破壞啊。這許許多多年，司芬克斯受的磨難，比什麼人

不深？你不見它的鼻子么？受伤了。当年拿破崙的軍隊侵占埃及后，說司芬克斯的臉神是有意向他們挑戰，就开了槍。再后来，也常有外国游客，从它身上砸点石头帶走，說是可以有好运道。你不知道，司芬克斯还会哭呢。是我父亲告訴我的。也是个有月亮的晚上，我父亲从市上回来得晚，忽然發現司芬克斯的眼睛發亮，就近一瞧，原来含着泪呢。也有人說含的是露水。管他呢。反正司芬克斯要是有心，看見埃及人受的苦楚这样深，也应该落泪的。”

我就問：“你父亲也是看守么？”

老看守說：“从我祖父起，就守衛着这物件，前后有一百二十年了。”

“你兒子还要守衛下去吧？”

老看守轉过臉去，迎着月光，眼睛好像有点發亮，接着咽口唾沫說：“我兒子不再守衛这个，他守衛祖国去了。”

旁边一个高坡上影影綽綽走下一群黑影来，又笑又唱。老看守說：“我看看去，”便走了。

黑胖子对着我的耳朵悄悄說：“別再問他这个。他兒子已經在塞得港的战斗里牺牲了，他也不知道，可是从来不肯說兒子死了，只当兒子还活着。……”

黑胖子話沒說完，一下子停住，又咳嗽一声，提醒我老看守已經回来。

老看守嘟嘟囔囔說：“不用弄神弄鬼的，你当我猜不到你講什么？”又望着我說，“古时候，埃及人最相信未来，認為人死后，才是生命的开始，所以有的棺材上画着眼睛，可以从棺材里望着世界。于今誰都不会相信这个。不过有一种人，

死得有价值，死后人都記着他，他的死倒是眞生。”

高坡上下来的那群黑影搖搖晃晃的，要往司芬克斯跟前湊。老看守含着怒气說：“这伙美国醉鬼！看着他們，別教他們破坏什么。”黑胖子便应声走过去。

我想起什么，故意問道：“你說原子彈能不能破坏埃及的历史？”

老看守瞪了我一眼，接着笑笑說：“什么？还有东西能破坏历史么？”

我便对日本朋友笑着說：“对了。原子彈毀不了埃及的历史，就永远也毀不了金字塔。”

老看守也不理会这些，指着司芬克斯对我說：“想看，再細看看吧。一整塊大石头刻出来的，了不起呀。”

我便問道：“都說司芬克斯的臉上含着个謎語，到底是什么謎呢？”

老看守却像沒听見，紧自比手划脚說：“你再看：它面向东方，五千年了，天天期待着日出。”

这几句話好像一把帘鉤，輕輕挂起遮在我眼前的帘幕。我再望望司芬克斯，那臉上的神情实在一点都不神秘，只是在殷切地期待着什么。它期待的正是东方的日出，这日出是已經照到埃及的历史上了。

亞 洲 日 出

非洲的二月，不冷不热的，恰似祖国的三春好景。从开罗到塞得港，沿着一条运河的兩岸，田野里泛着漠漠的曉霧。正是耕种的季节。透过枝叶像孔雀翎似的椰棗树，处处望得見农民吆喝着牛耕田，身后紧跟着一群一群雪团也似的白鳥，也不避人，从从容容搜寻着从土里翻起的虫子吃。怪不得埃及人叫这种鳥是“农民的朋友”。偶而可以看見高視闊步的駱駝往田里送肥料，嘎嘎叫起来，就像深夜的雁唳。村边上，屋角上，常常会探出一树白花，像杏花，又不像杏花。

我不觉想起远在亞洲的祖国。这时候，該还飄雪吧？在亞洲，談起非洲，总觉得远的很，好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远。我飞渡千山万嶺，重洋大海，落到这非洲的一角。風物人情，样样都显得新奇别致。从車窗望出去，那条船帆往来的运河，也許就是举世注目的苏伊士运河吧？

陪我同去塞得港的埃及朋友說：“还不是。前面才到伊士美利城，那兒是苏伊士运河公司的所在地，等一出城——”

苏伊士运河霍然跳到眼面前。好一条碧藍碧藍的河水，不知有多深，風一紧，河心就起波浪，嘩啦嘩啦，拍着兩岸的黃沙。我停下車，立到沙岸的椰棗树下，望着河水，听着水声，恍惚是立在海边上。这也不怪。那水是来自地中海和

紅海，自然要分得几成海色，借得几声海上的潮音。

河身并不寬。隔岸望着西奈，一片平沙，沙上奔跑着一匹阿拉伯駿馬，騎者那飄舞的头巾，顏色都可以辨別清楚。

那位埃及朋友忽然問道：“你不是从亞洲来的么？”

我說：“是啊。”

他就笑着說：“我們可是緊鄰。”

我說：“鄰居倒是鄰居，只怕不近。”

他說：“怎么不近？”就朝对岸一指說：“你瞧，那不是亞洲？”

我的心豁然一亮：原来河这岸是非洲，对岸就是亞洲，近的很啊。这当兒，太陽正从亞洲升起来，照到非洲，于是籠罩着非洲的曉霧散了，遍地描上一層金色，發出閃光。

我不禁贊嘆說：“真是片美丽的国土啊！”

埃及朋友說：“可也有的是創傷，你看不見，都留在我們心头上。”便帶着憤恨的声調繼續說：“你想想，地是埃及的地，过去英国人修上条路，你走路，还得給他付錢。运河是埃及人挖的运河，英国人却不管你流过多少血，耗过多少錢，过去每年三、四千万磅淨利，独吞进他們的腰包。你住在自己家里，过着自己的生活，英国兵嫌你离兵营太近，也可以逼着你搬家，不搬就要槍杀。不过埃及人是懂得什么叫自由的。在一九五—到五二年期間，暴动紛紛起来了，襲击英国兵营，反抗英国的統治。死的倒下去，活着的跨上前去繼續战斗。……这种种創傷，我們又怎能忘記？”

我听了說：“創傷自然不該忘記，不过到今天，这种种創傷也該結了疤，平复起来。”

埃及朋友說：“也還有沒平復的。”

他指的是塞得港。這個地中海上的大港，在這次戰爭里毀的也真不輕，特別是地中海沿岸一帶。人們知道，塞得港不但是蘇伊士運河的大門，還是埃及最漂亮的海濱勝地。沿着平闊的海岸綫，堆雲疊翠似的，曾經造起無數十分精致的房屋，專供避暑消夏用的。現時呢，你什麼都尋不見，看見的只是一片焦土。海風一卷，還聞的見一股焦糊的泥土氣味。

一個叫默哈默德的塞得港青年臨時當我們的嚮導。默哈默德生得高高的，上唇留着最好看的小鬍子。他是當地人，英法侵略軍占領塞得港時，他一直領導着一伙青年人進行秘密鬥爭，所以对當時的情景摸得一清二楚。從他那滔滔不絕的嘴里，我仿佛看見了塞得港人民當時經歷的那場嚴酷的戰鬥。

默哈默德說：“那是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間，敵人使用約計七百多架飛機狂轟濫炸後，開始空投敵人。好在塞得港的人民早從政府接到各式各樣的武器，便和埃及軍隊配合，消滅空投敵人。起初投下的，既不是英軍，也不是法軍，却是阿爾及利亞人，敵人用阿爾及利亞人的生命來消耗我們的力量——你看敵人有多毒辣！毒辣也沒用。反復轟炸，反復空投，結果還是失敗，塞得港依舊在我們手里。

“有一天，敵機又來轟炸，情況正緊，我們忽然望見地中海上出現許多快艇，朝着海岸沖來。一定是敵人要登陸了。有人趕緊拿望遠鏡一望，不禁叫起來。艇上挂的全是埃及和蘇聯國旗，原來是援軍到了。大家這一樂，迎着快艇跑上